

西安的陈君忠实和高邮的吕君立中相继走了，永远地走了。《礼记》于奠祭有别：下葬前的所有祭祀亡灵的活动都叫做奠，下葬之后的所有祭祀亡灵的活动都叫做祭。朱熹《仪礼经传集解》对此有解释：“自葬以前，皆谓之奠。其礼甚简，盖哀不能文，而于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事之也。自虞（虞：古代一种祭祀名。）以后，方谓之祭。”

遥祭

□ 姚正安

两君已行多日。故于今天，写下短文，以祭两位兄君。恕我冒犯，以兄称之。《礼记》云：“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礼记·曲礼上第一》）意思是说，对于年长自己一倍的人，应当待之如父，对于年长自己10岁的人，应当待之如兄。如此说来，称两位为兄，似无不妥。

两位兄君皆明礼之士，当不责我老气横秋，罪我不知天高地厚。4月29日，陈忠实走了。一国之文艺界皆大悲哀，我亦悲哀，但不彻。我了解陈公在当代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粗读其巨著《白鹿原》，然而，未晤见，亦无书面言语之交流。近读《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所载天津秦岭、北京红孩诸君之纪念文章，悲哀之情不由升腾，泪水几度涌出。照片上的陈忠实俨然乡下一老汉，皱纹满面，深邃沟壑，平实坚毅。陈忠实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扛鼎之人物，其地位之显，声名之隆，影响之巨，无出其右。然而其为人极低调，为文极精湛，为情极真挚。向以平等之姿态、激赏之眼光对待一切人事，人有求写序题字者，不推辞，亦不收润笔。“不像有的名人，把自己的名字看得很重，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掉进钱眼里”。（红孩：《那个背着黑色皮包的老人走了》）仅此一点，不能不让人尊重，不得不令人悲哀。

仅仅十天后的5月9日上午，打开手机，跳出一条信息：吕立中先生走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现在的乌龙信息太多了，让人难以判别哪一条是真的，与己无关者，往往一扫而过，不入心神。

但这条信息不同，吕立中是我的老乡，我的兄长，亦可谓我的知己。因此，拨出高邮市作协副主席夏涛的电话，求证真伪。夏涛语气沉闷地回答：是真的，吕老师早餐后猝然仙逝。

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4月23日中午，应夏涛之邀，我与吕立中老兄，在张士锋经营的梦里桃园相见。他还是那样热情，那样豪爽，那样不吝夸赞他人。我们一起聊天，一起用餐。他那种超分贝的哈哈大笑，极富感染力。饭后一场大雨，匆匆话别，总以为来日方长。我看不出他已经七十七岁，看不出他有任何病兆，更想不到此种境况。时过境

移，音容宛在。相隔半月，老兄竟不告而跨鹤西去，怎能让人相信这信息是真的。不一会，大量的信息涌来，我不得不承认吕老兄真的走了。我不假思索，不顾平仄，不求对仗，写下一副挽联：“躬耕陇上勤作文，深植民间得人心”。

吕老兄一辈子行走乡间道路上，一辈子生活在农民中间，一辈子做着与乡土文化有关的工作。办报纸，搞宣传，写文章，带徒弟，激情满怀，活力四射。他以农民的朴质、农民的情怀，忧乐民众的境界，写下一篇篇一首首一出农民喜闻乐见的诗文说唱。人赞其十八般武艺样样在行，运转如风。

依稀记得，二十多年前，吕老兄敲开我的办公室，送我一本他的著作，盖《金不换的故事》，扉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姚正安先生斧正。我有点无措，对于年长我好多的资深文化站长，我哪里敢斧正。于文学，我只是名业余爱好者而已，而吕老兄的文章常见诸报端。这是我俩第一次接触。

此后数年，我俩往往于会上席间行走时相见，免不了交谈交流，看得出来，他对我很关心，每每随口说出我偶发于某刊某报上的短章微文。言语中颇多鼓励，而无丝毫之说教，更无盛气凌人之势。他说之有情，我听之心热。

多年内，我又连续获赠其三本著作，我感慨其旺盛的创作力量，感慨其对生活的一片赤诚，感慨其对文学的无悔痴情。

9日中午，从书橱里翻出《金不换的故事》，旧了，纸页泛黄，但墨香氤氲。人常说，睹物思人。我仿佛看见吕老兄撑着高大的身躯，肩头有些歪地向我走来。但事实告诉我，吕老兄已经走了，他是随着文学大师陈忠实走的。

有人或许要问，怎么将吕立中与陈忠实并章而文。怪不得人家发问。两位无论地位、成就，还是影响，都不可同日而语。是啊，陈忠实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吕立中只是区区一文化站长。可是别忘了，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都是文学的执着者，都是文化的播火人，都是时代的歌唱家。

大树以其伟岸直指苍穹，小草以其绿色驱赶荒漠。陈忠实走了，《白鹿原》照样播撒片片荫凉；吕立中走了，《金不换的故事》照样绽放点点春光。

我用心同文祭拜两位兄君，是因为这个多彩多姿美不胜收的世界是由无数棵参天大树和漫无无际的小草装点。两位兄君，一路走好。料想，有文学相伴，你们是不会寂寞的。

春风起，茅针挺。春阳照，茅针绿。春天在茅针的尖尖上，在茅针的怀抱中，在拔茅针的手掌里。茅针，为茅草初生叶芽后，处于花苞时期的花穗，即谷荻。

拔茅针

□ 淖柳

“打了春，赤脚奔，挑荠菜，拔茅针。”儿时的我们，在上放学的路上，拔拔茅针，划划石子，玩得很开心。我们拔茅针，都去沟边、圩顶，去人少踏、羊少到的地方，尤其是常去雨后的茅草地。那里的茅针外绿内白、清新挺拔、肥美甜嫩。我们两个一组、三个一堆，选茅针、拔茅针、品茅针。拔茅针，要荡开茅草叶，捏住茅针中间偏下一点，拿捏适度、用力均匀，“吱”的一声，茅针就轻轻起来了。一根根茅针，长短有致，有圆珠笔那么长；饱鼓鼓的，像带苞的嫩玉米。一把茅针握在手里，款款的，绿绿的，似紧似松的，犹如捉着小鸟，握紧了，怕它跑了；握紧了，又怕勒着它。右手拔有一小把了，就换到左手。左手满了，就用手事先准备好的纸绳，细心地扎成小捆，藏进书包里。

茅针要现拔现吃，最多不能放至四小时以上，否则就会瘪了，老了，变色了，不好吃了。吃时，轻轻撕去花苞，渐渐露出了熟睡的花穗。撮半条或整条放进嘴里，如葡萄、似鸭舌，滑滑的、鲜鲜的、甜甜的，嚼着品着，津津有味。稍不注意，就会如猪油一般，“哧溜”滑进了肚里。我们吃着嚷着：“茅针茅针两头翘，我吃茅针你回校。茅针茅针两头尖，我吃茅针你吃烟。茅针茅针两头长，我吃茅针你吃糖。”

拔累了，吃够了，我们就坐在路旁、沟底或大树下，玩起了划石子游戏。那些石子有纽扣大小，有的还用各式小布袋缝裹着，右手向空中一抛后，用劲在先撒下的石子中划抓，再接住下落的那颗石子，抓得多赢得多。输石子的，输一颗石子，罚缴二十根茅针。天生是大地长的、自己拔的，赢了输了也不计较。但有的时候，小小孩也计较得很哎。有的男孩为了讨好女同学，常常赠其肥嫩的茅针，有的女孩来者不拒，有的则是要看人的。送不出去的就醋劲大发，说某某男孩茅针给老鼠爬过了，让菜花蛇舔过了，不能要，吃不得。这么一说，也着实有受赠的女孩扔掉了一些。为此，男同学们也没少干仗。干了也就干过了，常常是上午干仗下午忘，茅草地里拔针忙。

茅草际际相传，岁月流转飞逝。拔茅针的儿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回想起来，心里犹如茅针颤微微的。

三月的省城，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在朋友买房受大益的直接影响下，我也挤在了买房的行列里，煞有介事地跟起风来，想当然地做起了发财增值的梦，于是风风火火地驻扎在省城。半个月下来，东西南北，市里市外，新房、二手房、学区房、商区房……不亦乐乎，从早到晚，马不停蹄，为了赶时间，边走边塞点吃的就算完事。春天的美景一扫而过，无心欣赏。时间就是效率，速度更是效益！

“房奴”归来

□ 孙晓玲

价格、环境、交通、前景等方面不停地脑海倒腾，经纪人说得天花乱坠，有理有据，仿佛不行动就会后悔一辈子；现场专业的讲解，针对性的市场分析，直接让你明白买房才是现代人投资理财的唯一出路，且机会不是天天有，安居才能乐业嘛，理直气壮，气吞山河，说得看房人蠢蠢欲动，相房恨晚。买涨不买跌，人家能买我也能买，不管将来涨与跌，房子在那里就是硬道理。于是我壮胆决定：亡羊补牢，现买不晚！如此坚定，便与家人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一意孤行的我最终和经纪人直奔主题。

继续看房，伴着二宝——手机和小写本，为的是能随时计算价钱，随时路程计时，随时现场拍照，随时记录观后感。比较、筛选；再比较、再筛选，逐渐缩小范围，从众已占据整个心。几个回合下来，筋疲力尽，看到那么壮观甚至奇葩的买房现场，我呆了，这是售楼部吗？与菜场无异啊，就像买个青菜萝卜。刚需乎？炒作乎？钱多没处用乎？转手赚钱乎？兴匆匆看房，换来的却是一盆盆冷水。

新房匪夷所思，开盘时间未知数，价格未知数，待开盘时才能揭晓，即使交了定金，还在云里雾里。更令人迷茫的是，订房未必有房，有房未必理想中房，还得摇号或摇号，形同抽奖，我晕头转向。退而求其次，那就看看二手房吧。二手房水涨船高，房主心态不一，谈好的价格居然可以随时

涨价。更有甚者，只要能卖个高价，心甘情愿付违约金，我无话可说。小算家底，再算一算房价，天哪！我一小城打工嫂，披星戴月，即使一年不吃不喝，再打几份工，七拼八凑，能买到几个平方？

“没事的，阿姨，您只要交个首付，其他的可以贷款啊！过了这个盘，就没这个房了。”经纪人看出了我的顾虑，耐心而亲切地给我出主意。

“首付就那么多，即使能贷款，还要偿还的呀，那我真是房奴了，难道真疯了？”我转念一想。

“等到你攒够了钱，你到哪个昏冥买房啊？”售楼小姐白了我一眼。我一时语塞，脸涨得通红。

买房——房奴，这样的房子，这样的价格，值吗？我这样的现状，有这样的妄想，疯吗？一次次问自己。

平常的日子，平凡地生活着，为梦想买房，拉下巨额债务，且不说物质方面，就精神这座大山，定让我到了生存的边缘，怎能喘气？父母、孩子、教育、医疗……想到以后的日子，蜗牛般，不由地吓出了一身冷汗。售楼人员的极力推崇，亦说是品质生活，提前享受，我已丝毫不敢苟同了。一看、二慢、三想、四再想，五无法通过！只当是发财路上的一番体验吧，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想发财，倒穷三年。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华灯初上，车水马龙，路人行色匆匆，“握手楼”亲密无间。不知道白发爹娘吃饭了没有，先生、孩子在干嘛，请了那么多天，我还能回到岗位上吗？

生活的真谛其实就是居家过日子，何必追求山珍海味，荣华富贵？何必与人攀比，何必把房奴引进家中呢？粗茶淡饭，布衣陋巷足矣！无债一身轻，笑自己疯狂，痴人做白日梦。古人云：屋宽不如心宽。还是量力裁衣，多大的鱼，打多大的水花吧。我决定：马上回家！

窗外，千树万花竞相开，春风化雨燕归来。

上次离开家乡时还是一片寒冬景象，也仅仅是一个月，春天的小城已经是桃红柳绿了。

回家

□ 刘衍

对家乡的春天，一直没有什么印象。可能因为清明假期太短，又加之是年后的第一个假期，工作后一般就不太安排自己在这个时节回家。往往过完年后回来一趟已是盛夏，要不就是初秋了。

上了楼梯，家里大门没关，屋子里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父亲躺在床上，精神比我离开时好了很多。一位从上海回来过节的旧识伯父，正陪着他聊天。

母亲大概是知道我要回来，把屋子认真地打扫过，不大的客厅和房间显得很整洁。只是已是4月时节，墙上的挂历还停在3月，我将它取下，翻好，又挂了上去。

回忆一下子到了上一次翻挂历的时候，那会儿我把挂历从1月翻到2月时，其实已是2月底了。家里一片狼藉，满地都是猫砂，一屋子猫屎味。堂屋里的摆设还停留在我们一家急忙离开，赶去南京前的那一刻。

年初父亲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那天中午我去医院和母亲换班，好让她回家吃饭的时候，医院开出了病危通知书。医生说院方已经尽力了，让我们立刻前往南京治疗，一刻都不能耽误。大家都懵了，于是母亲回家收拾东西，我负责转院手续，两个小时，我们便坐上了去省城的救护车。

在车上，母亲与我，还有随车的护士医生，大家都沉默不语。我是第一次坐救护车，侧身坐着，身体总随着车的惯性左右滑动。为了不被加速或刹车影响，双手只能紧紧地抓住座位。

我有意无意地躲避父亲痛苦的神情，除了去看监护器上的心率，多数时间就看着车尾的小窗户。母亲整个人都慌了，她努力地让自己清醒，嘴里还不断地嘀咕着，这个东西带了，那个证件没忘。其实我们都慌了，都不知道这一去的结果是什么，人能不能救活，要在南京呆多久。

时间从羊年跨到了猴年，父亲终究是个幸运的人，手术很成功。离开近一个月后，我们一家又平安回来了。而回家的第一天，我又不得不再一次离开，

回到上海，体检、办入职，开始新的工作。

晚上母亲和我聊天，说起了在南京的那一个月。从父亲入院急救，到渐渐稳定，达到手术指标，再手术，然后苏醒、恢复。我们一家人也在南京的医院里度过了小年、父亲的生日、农历新年、元宵节……母亲与我轮流看护，每天24小时陪着父亲。

那会儿的每一天大家都很累，父亲痛苦，我们也怀着巨大的压力。一间小小的病房，挤满了病人和家属。哪怕只是轮班，夜里基本也没有睡眠。每一天就在医院和旅馆之间两点一线，醒来我们就陪着父亲，满足医生和他提出的各种要求。

医院的气氛让母亲透不过气来，每天下楼买饭的那半小时，都会让她放松许多。其实母亲主观上并不愿意离开父亲，我只能暗暗地给她各种离开的理由，下去买份饭，去旅馆小睡一会儿，去超市买点茶叶……

然而现在谈起那段辛苦的时光，母亲与我竟然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乐或者疲惫，反而感到温馨和留恋。

想到了从三山街地铁站走到医院的那条路，想起每天清晨从窗户外透进来红灿灿的阳光，想起了我故意与父亲争执的场景，还有我们一家三口在病床前吃饭的画面。

母亲说，从我毕业之后我就没和他们在一起这么生活过。这种一家三口的感觉她很多年都没有体验过了。我20岁那年，送我上大学的那一天，母亲在回去的车上默默地流了泪，她知道我这一走，就是真的要离开家了。天底下有谁会比母亲更了解孩子呢……我把生活了20年的家当成父母的家，每次回去就像是住旅馆一样，两三天就走，一年也就回去两三次，而且有了假期，多数也是选择出去旅行。

可能事情真的都存在两面吧，因为父亲的这次病重，我们一家又重新凝结在了一起，面对各种问题，面对未知，在磨难中找回了真正一家人的感觉。只要有家人的陪伴，面对再大的困难都不觉得痛苦。

经历了这一个月，我的观念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以前觉得离开家是长大的标志，现在觉得能用心陪伴父母那才是成长。

欲望的飞蛾

□ 戚小梅

当阳光朗朗
万物躁动的时候
它隐匿在阴暗处

窥探时机

当夜色深沉
万籁俱寂的时候
它翩然起舞
独步天下

内心的喜悦无法抑制

登临辉煌的宫殿

似乎是最好的庆祝
自取灭亡成了必然的结局

据说

那盏明灯，那座宫殿
不，是火
是猎人专门为它设置的

文 楷 基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